



[美] 茱丽·嘉伍德 著
Julie Garwood

玫瑰山

红玫瑰

One
red rose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[美] 茱丽·嘉伍德 著
Julie Garwood
王婷婷 译

玫瑰山

红玫瑰

One
red ros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山. 红玫瑰 / (美)嘉伍德著;王婷婷译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8.1
(西方浪漫小说)

书名原文:ONE RED ROSE

ISBN 978-7-5399-2756-5

I. 玫... II. ①嘉...②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2258 号

ONE RED ROSE by JULIE GARWOOD

Copyright: © 1997 by JULIE GARWOO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X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登记号 图字:10-2007-293

书 名 玫瑰山.红玫瑰

著 者 (美)茱丽·嘉伍德

译 者 王婷婷

责任编辑 金 泉

特约编辑 百忠露

责任校对 梵 高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80 千

印 张 7.5

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,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756-5

定 价 36.00 元(全三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幕



很久之前，美国有一个显赫的家族，就是克雷博家族。克雷博家的兄弟们团结得好像一个人，他们依靠的是情意，而不是血缘。

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就认识了。当时，他们正在纽约的大街上流浪。亚当是一个逃亡的奴隶，道格拉斯是扒手，科尔是杀手，还有特莱维斯，他是个骗子。在黑帮当道的纽约城，他们四个靠着相互保护而得以生存下来。

一天，他们在街巷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，他们发誓要让这个孩子过上好日子。为了这个梦想，他们来到了西部。

最后，他们在偏远的蒙塔纳山谷定居下来，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玫瑰山。

在他们成长的日子里，他们接受的唯一指导来自亚当的妈妈玫瑰写给他们的信。玫瑰从他们的信中得知儿子有这样一群伙伴。在信里，他们把自己的恐惧、希望和梦想毫无保留地告诉给玫瑰，然后，玫瑰把

他们从未享受过的东西给予他们，那就是一个母亲无条件的爱与包容。

后来，他们每个人都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妈——玫瑰妈妈。

漫漫二十载转瞬即逝，玫瑰妈妈终于搬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了。她的儿子和女儿们都感到十分满意。事实上，很多事情值得庆祝。玫瑰妈妈的女儿嫁了个好人，第一个孩子即将出世。而她的儿子们已经长大，每个都事业有成，是强壮而又受尊敬的男人。但是，玫瑰妈妈并不十分满意，因为儿子们都沉迷于单身汉的生活。既然她相信“自助者，天助之”，那么，她就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。

她要开始管管闲事了。



红玫瑰
asat pau

玫瑰之期

那不是在冬季，
我们的爱情签被抽中；
那是玫瑰之期——
我们经过玫瑰的时候，把它们摘下来！

这个美好的季节
是不会对恋人们皱眉头的：
我第一次遇上它的时候，
世界上开满了鲜花！

在黄昏十分，我命令你离开，
但你仍紧紧抓住我；
那是玫瑰之期——
我们经过玫瑰的时候，把它们摘下来！

——托马斯·胡德(1798-1845)



第一章

蒙塔纳山谷,玫瑰山农庄,1881年春

他发现她躺在他的床上。

亚当·克雷博在一个午夜回到家,并且比预定的提早了两天,这让全家都吃了一惊。他原本计划星期五才回家的,但是他的业务已经办完了,而且风餐露宿的日子让他感到疲惫不堪。他想躺在干净而柔软的被褥上。

他知道家里现在挤得满满的,因为下个周末是玫瑰妈妈的生日,他的兄弟们和他的妹妹早就约好,早些赶回家帮助准备晚会。兰贝利镇的大多数人都将应邀参加晚会,再加上二三十个从汉蒙德等地远道而来的客人。自从玫瑰妈妈一年多以前定居在庄园里,她已经交了不少朋友了。每周去教堂的大约有五十多人,他们全都会参加晚会。

亚当把马拴好,又到厨房里喝了一杯冰水,此时已经是午夜过后了。整个房子就像星期六的教堂一样安静。他把鞋脱在大厅,希望上楼

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。他走进走廊尽头自己的卧室，开始脱衣服。他不想打开灯，因为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他完全能够分辨出家具的轮廓。

他把脱下的衬衫扔在椅子上，伸伸胳膊，打了个哈欠。回家真好啊。他昏昏欲睡地躺在双人床上脱袜子。不过，他没有躺在床上，他躺在了一个柔软温暖散发着香气的女人身上。

她发出一声呻吟，他骂了一句脏话。

珍妮弗·派瑞一秒钟之前还在睡觉，现在却已经完全醒过来了。她觉得就像是房子塌了。她本能地推开压在她身上的重量，跳了起来，然后抓住床单，挡在身体前面，凝视着那个躺在地板上的男人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她小声说道。

“我正在上我的床。”他也小声说道。

“你是亚当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亚当，你是谁？”

她把手伸向他。

“我的名字叫珍妮弗。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妈妈告诉我很多关于你的事。”

他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。他几乎笑出声来，这个场面可真滑稽。难道这个女人没有意识到他能看见她赤裸的胳膊和小腿吗？很明显，她没有注意到，用床单挡住身体其实跟没挡一样。

“你穿好衣服的时候，我很愿意和你握手。”

“噢，我的天！”

她的反应告诉他，她最终发现了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尴尬。

“我猜打开灯应该没问题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行。我只穿着睡衣。你应该在被人发现之前离开这里。这样多么有失体统。”

“这是我的房间。”他提醒她，“小点儿声，否则整个房子里的人都会听见的。我可不想我的兄弟们跑到这里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。”

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”



红玫瑰
red rose

“我知道，珍妮弗。”他坐下来，双腿交叉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他正在尽量保持耐心，等她解释她为什么会在他的床上。

“她的眼睛终于适应了黑暗。她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她朝思暮想了两年的男人。上帝啊，他真是太帅了。她曾经在心里描绘过他的样子，但是现在，她意识到，他比她想像得更帅。他棱角分明，就像一座古希腊雕像。他有着宽阔的额头、高高的颧骨和笔直的鼻子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。他的目光此时也落在她身上，她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火辣辣的。

她不停地打量着他，他比她想像得更结实。他虽然身材颀长，但胳膊却很粗壮，仿佛充满了力量。她感觉到他的神经崩得紧紧的，她知道，要是他想给她一拳，她肯定来不及眨眼睛就已经中招了。这让她不寒而栗。她从没想过他是个危险的人，她也从没刻画过他皱眉头的样子。但是现在，他就正在皱着眉头。

而她看上去就像一个穷酸的亲戚。她穿着一套皱皱巴巴的旧睡衣，她一直没有把它扔掉，因为它很舒服。她往上拉了拉床单，遮住已经破损了的衣领部分。

他的出现理应使她受到惊吓，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，她一点儿都不害怕。如果她受到了惊吓，她决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一种强烈的想笑的欲望。而且，她知道，亚当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善良，甚至也比他的兄弟们更善良，因为她读过他写给玫瑰妈妈的每一封信。

“你不必害怕。”她小声说，“我不会大叫的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不害怕。”

他捏了捏下巴。“你没有理由要害怕。你在我的床上做什么？”

“客房已经满了，所以你母亲让我住在你的房间里。我没有提前打招呼就突然出现了，这让她颇感惊讶。她很久之前就曾邀请我来玫瑰山，但是出于一些我无法控制的原因，我直到现在才来。”

他突然知道珍妮弗是谁了。亚当是个大块头，但只要他想，他的行动就会相当敏捷。在她有时间喘气之前，他已经站起身，穿过了半个房间。

她从床脚捡起长袍，迅速穿好。她想站起来，但是却马上改变了主意，她不想让他觉得她正在追求他。

“等等。”她叫住他，“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我将来玫瑰山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亚当知道他的语气很明确。他禁不住要这样做。他应该一开始就猜到她是谁的，她的南方口音透露了她的身份。但是，他却到现在才意识到，她就是玫瑰妈妈向他谈起的那个女人。

他走到门口，她再次叫住了他。“你的意思是她没有解释过？”

他慢慢转过身。“解释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她把长袍拉紧，走到月光里。他清楚地看到她的脸，那一刻，亚当意识到自己危险了。毫无疑问，珍妮弗·派瑞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。乌黑的短发衬托出一张精致的面庞，尖尖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都令男人想入非非。

他的目光不由得向下移动。她笔直修长的双腿像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完美。

“玫瑰妈妈应该解释什么？”

她又笑了，一个令人心醉的微笑。他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提醒他，一定要在被她征服之前离开这里。

“亚当，我是你的新娘。”

他没有惊惶，他决定赶紧离开。他开门的时候几乎将门把手拔下来。但是，逃跑是不可能的了。他的兄弟特莱维斯和科尔已经堵在门口了。他们听见声音过来看看出了什么事。两个人都赤裸着上身，光着脚，一副很警惕的样子。特莱维斯拿着枪，正在搜索目标。

亚当推了科尔一把，科尔立刻站住了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收起你的枪，特莱维斯。”亚当命令道。

“我们听见有响动。”科尔说。

“是我跌倒在地板上的声音。”亚当小声说。

他的两个兄弟看上去并不相信他的话。特莱维斯首先笑了。“你跌



红玫瑰
red rose

倒在地板上？你是怎么跌倒的？”

“这不重要。”亚当嘟囔着。

特莱维斯用胳膊肘顶了顶亚当，立刻就看见了珍妮弗。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她当然没事。”亚当回答道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家了？”科尔问道。

“你踩到我的脚了。”亚当猛地说。

科尔向后退了一步。“你在珍妮弗的卧室里干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的卧室。”亚当提醒他，“没有人告诉我她睡在我的卧室里。”

科尔笑了。“这倒是个惊喜。”

“先生们，你们可以离开吗？”珍妮弗说道。

她立刻后悔自己说了这句话，因为她把注意力吸引到了自己身上。三兄弟都转向她。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科尔走进房间。“亚当没有吓到你吧？”

她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快走到床边了。“你介意吗？科尔？”

他站住了。“介意什么？你并没感到尴尬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已经穿好衣服了。”特莱维斯提醒道，“和我们一起呆了一个星期之后，你已经发现我们都是十分安全的人。”

“有人饿了吗？”科尔问。

“我吃得下去。”特莱维斯说，“你呢？珍妮弗？”

“我不饿，谢谢。”

亚当沮丧地磨了磨牙。

“你们两个还没有相互介绍吧？”特莱维斯说。他穿过房间，走到科尔身边。“我们两个之中应该有一个介绍他们认识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……”亚当说道。

“别再拿你们的兄弟开心了。”珍妮弗在同一时间说。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，说明她一点儿也不生气。

“只需要一分钟。”特莱维斯坚持道，“珍妮弗，很高兴你能结识克雷博兄弟中最年长、也最羞涩的一个。他的名字叫约翰·昆西·亚当·克雷博，不过大家都叫他亚当。亚当，很高兴你能结识珍妮弗·派瑞小姐，她从路易斯桑那州的新奥尔良来。你应该尽快了解她，因为你们的婚礼已经开始筹备了。晚安，珍妮弗，明天见。”

“晚安。”她答道。

亚当没有被他弟弟的滑稽介绍逗笑。他把他们推出房间，然后关上房门，问他们珍妮弗到这里究竟来干什么。

“是玫瑰妈妈邀请她来的。”特莱维斯解释道。

“但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。她为什么现在才决定来？”

科尔耸耸肩。“或许以前不方便吧，要不就是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重要吗？”

亚当摇摇头，他知道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。“我应该睡在哪里呢？”

“客房都已经满了。”科尔说，“除非你愿意和我们的的小侄子睡在一起。帕克正在长牙，而且他会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把你吵醒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能睡在他父母的房间里？”

“玫瑰妈妈认为道格拉斯和伊莎贝拉应该有点儿自己的隐私。”特莱维斯打了个哈欠解释道，“珍妮弗很漂亮，不是吗？别告诉我你没有注意。”

亚当叹了口气。“我注意到了。”

他开始下楼梯。科尔拦住他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打算做。”

“她来这儿是为了嫁给你。”科尔小声说，“至少玫瑰妈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。她建议六月举行婚礼，珍妮弗没有反对。”

“天啦！”亚当嘟囔道。

“我要回到床上去了。”科尔宣布。

特莱维斯跟着亚当来到大厅。“我们真的很喜欢她，亚当。如果你好好想想的话，你也会喜欢她的。她有一种幽默感，你应该听听她唱歌，



红玫瑰
red rose

很动人。如果你能在作出决定之前了解她一下,你会——”

“我不会娶她的。”

“亚当,你不必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她在这里呢?”

“我们怎么告诉你呢?你一直在外面。”特莱维斯说。

“你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去找我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恼火呢?没人拿枪逼着你娶她。”

“我要去睡了。”

亚当最后睡在了柴房里。半个小时之后,他还在努力适应那张又窄又脏的床垫。床垫太小了,他的脚悬在外面,而且无法翻身。

他又想起珍妮弗的事,立刻感到不可能再入睡了。他把手放在脑袋后面,思考着目前的处境。玫瑰妈妈插手他的生活让他感到烦恼,他应该怎么应付她所制造的混乱呢?珍妮弗当然不会仅仅因为听了玫瑰妈妈的建议就跑来和他结婚。这年头,绝大多数女人是不会在婚姻问题上听从劝告的。玫瑰妈妈为什么要给他挑选一个新娘呢?

亚当知道,他必须要让珍妮弗明白这桩婚姻是不可能的。他应该坐下来跟她好好谈谈。是的,这就是他要做的。他要告诉她,很久之前他就决定要一个人过一生了。他沉迷于孤独的生活,讨厌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。换句话说,他不是当丈夫的料。家庭是他所允许的唯一例外。现在,他的弟弟们很少呆在玫瑰山。自从他的妹妹玛丽·玫瑰生了小孩之后,玫瑰妈妈就一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照顾外孙上。玛丽的丈夫哈里森在兰贝利的边缘建了一座新家,让这母女俩住在里面,而且相对于孤独的农场生活,玫瑰妈妈也更喜欢城镇。

亚当并非一个隐士。他要率领至少二十个工人工作,所以他的生活十分繁忙。而且,他并不介意晚上独自回到空荡荡的家里。事实上,他喜欢这样。应该承认,对大多数人而言,他的生活太过井井有条了,但他却很满意。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渴望去看看世界,但是多年后,他放弃了这个愚蠢的梦想。现在,他只是在书籍中漫游。科尔曾经责备他过着

一种老年人的生活。亚当不同意他弟弟的说法，他对自己的生活一直很满意。

他决定等到玫瑰妈妈的生日宴会之后再和珍妮弗谈。他会和蔼而坚定地解释自己的立场。

她的期待是没有道理的。他希望在他说完之后，她会明白他是正确的。他不想伤害她，他不是那种以伤女人的心为快乐的流氓，但是他必须去制止一场灾难，不管她有多么痛苦。

他希望她不要哭泣，也不要歇斯底里。无论如何，他的立场是不会动摇的。他相信珍妮弗最终会听从他的。想完这些，他昏昏睡去了。



玫瑰
珍妮弗

第二章

她不可能嫁给他。她一找到可以和他单独相处几分钟的机会,就会立刻告诉他这一点的。因为那些恼人的麻烦,她现在不适合嫁给任何人。不过,她告诉亚当的时候,不会对他详细解释这一切的。她只会简简单单地告诉他,他们的婚姻是不可能的,然后就离开这里。

必须承认,是她开了句玩笑,说她要嫁给他,事情才变得这么复杂的。她读过他所有的信,当时,她真的梦想能嫁给他。但是,莱佛德·琼斯闯了进来,并且把她的生活搅得一团糟。她不再想成为一个像亚当·克雷博这么恐怖的男人的妻子了。

她曾经希望,一旦她完成了那个可怕的任务——告诉亚当她改变了想法,她就会获得内心的平静了。只有上帝知道,她有义务做这件事。

这是一次私人交谈,然而,这几天来,在玫瑰山,私人空间可不那么容易找到。这幢两层的房子里,每天都挤满了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们,还有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。亚当总是被他的亲戚们包围着。还有一些陌

生人，他们路过这里时进来讨口水喝。克雷博家的兄弟们从来不拒绝他们。

作为家里的老大，亚当总是那么和蔼可亲。他还总是尽可能地躲着她。每当她走进一个房间，如果他碰巧也在里面，他总是立即找个借口离开。他的目光说明，这种遭遇让他感到很不舒服。如果不是她看出了这一点，他突然的离开肯定会让她很生气。

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她就要离开了。她曾经许下诺言，她一定要遵守。她在玫瑰山呆的时间，已经比她预计的长了很多，而且，她正在感到内疚，因为她欺骗了他们所有人。她来到这里是为了藏身。每次看见亲爱的玫瑰妈妈，她就会觉得被自己的谎言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克雷博一家对她越好，她反而越是痛苦不堪。他们热烈欢迎她的到来，对她就像对他们的家人一样。玫瑰妈妈总是夸她，对儿子们说她是—一个慷慨大方的好姑娘。珍妮弗想知道，如果玫瑰妈妈知道了她的谎言，会怎样看她。

在玫瑰妈妈生日的这一天，和亚当单独谈谈的机会终于来了。珍妮弗正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，看见亚当进了他的藏书室。感谢上帝，只有他一个人。她挺了挺肩膀，鼓起勇气，试图跟过去。

两个小时之后，她还在为进入藏书室而发愁。她先是被玛丽叫住，她请她帮忙照看一下那些在院子里准备桌椅的工人，因为她要去给女儿喂奶。一周以来，珍妮弗和玛丽走得很近，所以她乐意帮忙。一个小时之后，她刚刚完成了玛丽交给的任务，道格拉斯又过来请她帮忙抱一下他十个月大的儿子帕克，因为他要去布置乐队用的平台。

帕克是个小可爱，珍妮弗当然不介意照顾他。这个孩子平时并不太友好，不过对她却是例外。道格拉斯认为帕克正在度过一个“害羞”的阶段，因为每当有陌生人靠近他时，他就会开始尖叫。但是，他对珍妮弗却很和善，这让他的父母颇为惊讶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道格拉斯看见珍妮弗的一瞬间，就立刻把手伸了出去。

珍妮弗想带着帕克去亚当的藏书室，但她随即又改变了想法，因为



玫瑰
珍妮弗